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大馬扁

第十三回 托革命當面寫書函 賺舉兵瞞心稱密詔

話說譚嗣同因康有為不能引自己往見袁世凱，心中不免疑惑。因袁世凱縱有意自行革命，准可自為，何必依附康、梁兩書生！此事看來倒是凶多吉少。但自己初到京裡，也不曾出露頭角。無論如何，自己沒有同他幹事，將來禍福盡與自己無干。想到此層，雖稍放下愁眉，但不遠千里到來，倒看他如何做作，然後出京不遲。偏這時康有為見譚嗣同種種盤詰，似不大為自己所用。且他料袁世凱的心事，其見識頗高自己一層。此人自不能使他出頭，免蓋在自己之上。想罷，又想譚嗣同如此仔細，自己不可放過他。將來自己有功，自然不能功於彼。即有罪時，亦不能使他獨能脫身。因此凡與官場相會，都稱譚嗣同是幫手辦事的。那時節便引出許多人來，要與譚嗣同相見。因官場中向不曾見過康有為贊人的，今獨贊譚嗣同，正不知他有何本領，哪個不來相見？惟譚嗣同雖應接不暇，究未嘗有點思疑。一來以那些人到來相見，都是康有為的同黨。殊料那些人只道康有為真能天天見清帝的，故來巴結，要謀升官，反當康有為許多羽翼。心中更疑道：「想康有為有許多幫手，若能認真辦事，不怕辦不來，但康某舉動真覺奇怪。那日便問康有為道：「足下原有許多人助力的，但那些人究知足下的宗旨否呢？」康有為道：「有知的，有不知的，也有能盡情縱說，或不知自己宗旨，到時弄出了事，不啻縛住了他，還逃得哪裡去？」譚嗣同一聽，真覺不知所答，暗付未觀其心，先聽其言。這樣立心，實是險極，便決意打算出京。忽那一夜，康有為走來道：「弟在廣東授徒時，曾遣門生林、陳二人到澳門與孫文相會，約定各行方針，各圖革命。今弟宜先發信付日本交孫文處，約他預備軍火，另訂期暗運至天津上陸，好來接應我們。以袁軍在京中行事，又有孫某在津沽間問聲相應，必能牽制北洋各軍，不能調京，不憂大事不成。」譚嗣同道：「如此不如請姓孫的選三五能事之人，回到京中舉事較好，因他們曾經辦事的，較為熟手。」康有為也答聲「是」，便當譚嗣同前面立行揮筆，並囑人付寄了。原來康有為之意，要寫書付往日本，不過恐將來失事或要逃至日本，究多一處藏身之地，更為他日交通，並不是實心請孫文同事。因自聽得譚嗣同說恐袁世凱靠不住，囑自己勿對袁氏說心腹話，故自己不免疑慮起來。奈自己已向姓袁的說過許多話，誠恐事敗，故先打通日本這一條路，又故意在譚嗣同前面寫信，以安譚嗣同之心。那譚嗣同又素知孫文是主張革命排滿的，見與他同謀，更坦然不疑，竟把出京之心又放下了。

今且說康有為一班兒，自從領旨改行新政諸事，要上條陳到孫家鼎處，自從裁了滇、鄂、粵三省與總督同城的巡撫，又裁了幾個寺卿，其餘都是條陳廢八股、興學、築路、辦礦等事，餘外總無什麼舉動。那日林旭來說道：「現在只裁了幾個冗員，餘外如路礦學堂等事，其效尚在日後，目下究沒什麼功效給朝廷看，不如先裁旗綠各營，省廢費以練兵，是為要著。」康有為道：「哪有不知！但我們舉動，凡是宗室人員，多不大喜歡。所以寺卿雖裁，惟像上駟、奉宸等院，實且冗閒之極。且如有宗人府裡頭什麼宗正、宗令許多閒員，都是要裁的，只為懼滿人反對，與我們為難，實大大不了，故不敢動他。若概將旗綠營統通裁了，怕旗滿人知道，還了得麼？」林旭道：「這又奇了，足下天天說要不避權貴，力主把禮部六位尚侍革了，今一旦又說要怕旗人，豈不是自相矛盾？」康有為見林旭衝撞自己，實滿心不悅，便勉強答道：「彼一時，此一時，從前沒有人反對，故須革三五大員給他們看，好知道利害，今也比不像從前了。」林旭見他如此說，更不欲與他辯論，只又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倒不如先設議院，足下以為何如？」康有為道：「這越發難了。太后是最怕漢人有權的，若設議院，便算有民權，怕他要硬出頭來阻止，卻又怎好？那時若不縮手，怕有性命交關。若收手時，又被天下人恥笑了。」林旭道：「據老兄說來，真是一事不能辦的了。」康有為道：「種種阻撓，那些頑固黨只恃一個太后作護符，若無太后，哪一人敢道一個不字。俗語說，擒賊須擒王，總須除了太后才使得。」林旭聽了，吐出舌頭，好半天縮不得進去，暗付從前已知康有為懷了此意，今竟直說出來，想了想才道：「老兄欲除太后，究有什麼把握？」康有為道：「已預備妥了。」林旭再問如何預備，康有為便把運動袁世凱一事，細細對林旭說知。康有為道：「事須秘密，任是至親，都不可洩漏。」

林旭聽罷，再不多說，便即辭去，擬訪楊深秀，打探他曾否知康有為舉動。恰可楊深秀正從都察院回來，相見間，楊深秀先說道：「今我們天天說變政，只不過裁了幾個冗員，餘外真正立憲的政體，一件也未舉行，實在令人恥笑。不知近日長素兄要做何辦法？」林旭道：「他只說欲行新政，宜先平滿漢，但怕損了滿人分毫權利，滿人必要鬧出風潮，所以不敢遽發。他又說，頑固的滿人，恃著太后要來阻撓我們呢！」楊深秀道：「是呀！自從革了禮部六堂官，那滿尚書懷塔布很不甘服，弟聞他天天在老佛爺跟前訴苦，並力言我們不懷好意，不過要削滿人權力，要做革命的。恐將來太后信他說話，如何是好？」林旭道：「不差。長素兄道，欲行新政，要去滿人權力；欲除滿人，就要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往下又不敢說。楊深秀道：「欲除滿人權力，究要怎麼樣呢？」林旭這時被深秀苦問，不得不說，即道：「欲除滿人，就要先除太后。」這等說，楊深秀驚道：「可是長素親說得來的？」林旭道：「前兒他上密折，是先離間帝後的，這會對弟實說出已預備此事，看來盡有些來歷。」楊深秀道：「這樣是沒事討事做，太后究不曾有什麼舉動，何苦除他？又不知他怎地預備，若除不來，這事還了得麼？不如我們先把此事出首罷。」林旭道：「這卻使不得。便是死了，斷不宜自相矛盾。待看他怎地做法，再作打算。」楊深秀道：「長素此舉，實不懷好意，因與我們同事，他做這些行險事，也不對我們說。且我在軍機裡頭，倘有什麼高低，哪裡走得動？」說罷，不勝惆悵。林旭道：「他既能對弟說出此事，待弟再往他處，問他幹事的日期。他不對人說，或對弟說也未可定。若知道他幹事日期，我們預先避開亦好。」楊深秀以為然。

林旭出門去，忽轉至錫拉衙門，正遇譚嗣同迎面而來。林旭上前接著，問嗣同何往，譚嗣同道：「劉光第約弟前往，現在往訪他。」說了，更約林旭同往，齊至劉光第處。分坐後，劉光第先說道：「現這幾天，新政之機又阻撓了，因知老兄高才，特邀來請教。」譚嗣同笑道：「弟不明老兄等之意，若說變政二字，若不能實行立憲，就不變也罷了。你們想想，那一國立憲是君主肯把民權賞給國人的？況英國立憲，先去貴族之權。法國革命。先殺僧侶之勢，試問你們有什麼法子能除了滿漢不平的界限？任什麼變法，只不過把口舌來空說罷了！即如朝廷用你們變政，只能上幾張條陳，既派一個管政大臣管束你們，又要奏知朝廷，種種阻礙，究辦得什麼事呢？」這一席話，說得劉光第、林旭兩人啞口無言。譚嗣同只是冷笑。林旭道：「據老兄看來，怎樣才好？」譚嗣同道：「實在說，像你們這聰明才力，何苦天天討那頑固黨的臉面？縱是真能變法強盛起來，究竟是一個亡國之人，有何益處？小弟惟心所安，但斷不做異族奴隸的。」林旭道：「老兄近日有見長素沒有？」譚嗣同道：「天天也見他，他亦有所謀，想你們也知道了。」劉光第道：「所謀何事？弟等一概不知。」譚嗣同聽了，覺得奇異，暗付康有為此舉，真是三五人就行這事不成？想罷便不再說，即興辭而去。

林旭也隨著出來，一路上林旭謂嗣同道：「老兄說康兄所謀，想是謀先除太后一事，老兄以為可行否？」譚嗣同道：「老兄何由得知？」林旭道：「是康兄親對弟說來的。」譚嗣同道：「除太后以行革命則可，除太后以圖變政則不可。」林旭道：「足下高見，但此事恐難以做來。」譚嗣同道：「革命之權在己，變政之權在人，若能實心做去，何必畏難？弟見足下少年英銳，故說腹心話。惟康兄言頗恍惚，前說是袁世凱運動他，後又說他運動袁世凱，弟□分思疑。惟昨天曾致函日本，欲與孫文合謀，若得袁軍行於內，孫黨應於外，似有可為。但當靜觀機會，休便對人說。」林旭道：「自聞高論，頓開茅塞，但康兄如此舉動，老兄觀之，能有濟？」譚嗣同道：「此最難說。但康某非辦事之人，但機會似有可乘耳。」林旭點頭稱「是」。說罷，各自別去。自此林旭也拜服譚嗣同不已。

譚嗣同別了林旭，回到南海館，恰康有為自外回來，嗣同問他何往？康有為道：「適往訪袁公回來。」譚嗣同道：「袁公究有何說？」康有為道：「欲與他約個辦事之期耳。」譚嗣同道：「實在說，是足下運動袁公，抑袁公欲用足下？總要分清。若足下運動袁公的，此後實不可再提，免至弄巧反拙。果足下要行革命，就約同孫某多派員入京。足下等現為朝廷所用，未必惹人思疑，然

後相機行事便是。」那時康有為因從前聽得譚嗣同之語，已滿肚思疑，此時真不知所答。譚嗣同知不是頭路，這時又復打算出京。到次日，康有為直進軍機處，見了林旭，勸他力對皇上說太后要廢清帝。林旭問是何意？康有為道：「前兒對足下說預備妥了，盡要這樣辦法，才得皇上力助，我們方易行事。」林旭此時因聽過譚嗣同言論之後，已贊成此意，便應與康有為代奏。

恰康有為去後，清帝適到軍機處，林旭便奏道：「臣本不敢奏，亦不得不奏。」清帝便問何事？林旭道：「皇上聖明，能力圖變法自強，臣等方誓死圖報，不想遂中太后之忌，要謀害皇上。臣既有知，昧死不得不說。」說罷，不知從何得這副急淚，竟流涕不止。清帝即為所動，深以為然，遂不憚退回宮裡，即發出一道手諭與林旭。那林旭一看，只得八個字，道是「善保朕躬，毋傷慈意」。林旭看了，即飛奔往見康有為，把清帝手諭給康有為看，康有為不勝歡喜，即索來一看，便說道：「既有此諭，請暫存弟處，好對袁公說立即行事。」說罷，又把與袁世凱同謀的事，對林旭說知。

林旭此時方知日前譚嗣同說康有為現有所謀的事，就是與袁世凱同謀的事，將那手諭存康有為處。自此，康有為也逢人說得有清帝密詔，要除太后這等說。即往袁世凱處，自稱得有皇上密旨，因太后要殺清帝，速宜保護，事不宜遲，就請舉兵。袁世凱聽了，大為疑惑，隨道：「密旨現在何處？某願一看。」康有為道：「是發給弟與林旭的，斷不能給人看。如足下不信，可到軍機處查問。」袁世凱略點頭，含糊答道：「待弟預備，到時再行通報。」康有為去後，袁世凱暗付並不曾聽說太后要害皇上，今既有密詔，豈不甚奇？但此事艱難，自己若從康有為辦去，做得來便除去太后，那榮祿是太后姪子，必然殺自己。若做不來，那太后更殺自己，實沒一點好處，是斷不能做的。即隱忍不言，日後總難清白。想了，往尋榮祿說知此事。正是：

欲借軍權行狡計，為存身命泄奸謀。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